

观弈者说

清漪

(散文)

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，竞赛的艺门从来繁多，而能经受岁月冲刷、流传至今，且又朝野共喜、老幼咸宜者，莫若对弈。上自皇帝老儿的万寿宫，下至平头老百姓的炕头，都是棋迷们最理想的活动场所。关于棋手们在“刀光剑影”的“战场”上厮杀，自古以来写者众矣。遗憾的是，文章家们却忽略了围在“楚河汉界”边的观弈者。岂不知观弈比对弈更有意思，更有情致，更能显露世人的一片童心，更富于迭宕、曲折的戏剧性。

受竞赛内容制约，对弈者只能在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，提其兵、遣其将、出其车马。如果只是两个人时复时地苦战，就是再有瘾的棋迷，也就杀着杀着没劲了。偏巧，又广出那么多的观弈者。于是，很自然的，凡有棋手交锋，必有一群人在围观，少则三五，多则七八，有时甚至里三层外三层，挤得水泄不通，以致局外人既听不见交锋双方的声音，也看不到他们的面容和入影，只能从观弈者或说、或笑、或骂的口气中，听出“战争”的进展和胜负。特别应该提及的，这些不漏过一步棋的“局外人士”，又十分的认真，总是把脖颈伸得老长老长，眼睛睁得老大老大，生怕漏过一丝儿动静和信息。这种你们要关心棋局大事，要把你死我活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架势，使得对弈的战场，不论啥时节气氛都显得紧张而又热烈，从而使双方勇气倍增，甚至连吃饭都忘个一二三净。

有人说中国人参与意识差，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，实在不尽然，对于观弈者，它却实在显得偏颇。他们不管人多人少，任何时候参与意识强到总是“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”没有一个没有“派”性。他们“立在谁脊背后边就盼谁赢”，把胜负看得比交战双方还要重要。有时，为了走一步棋，交战者并不多么计较，却在他们中计较起来。于是，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轻则互相讥讽，重则恶言相向，几乎要至河南少林寺搬师傅。一次，两位观弈者争论到沸点，互相扯着衣襟从人群外拉，好像不打出手就出不了这口气。可是，走出人群，一方先自惊呆。原来拉出去的竟是他的岳父大人。老丈人一看是和贤婿拉扯，也是羞了个关公脸。多亏女儿找她娘家大吃一顿，这才把翁婿俩喊了回去。后来，街坊人们始知，那位老岳丈从十里外来看女儿，听到街道柳荫下有人下棋，就不由自主地挤了进去。

不知是棋盘效应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任何人，包括爱说话的和不爱说话的，只要是观者，一上棋场，无一不变成爱说棋的人。可也怪，正式参赛的棋手，

千万不要小看观弈这事，它常常会使入上堂生动的课呢！据棋界一权威相告，某地有位颇有声望的企业家，为改革而身陷困境，进退维谷。为了消闷解烦，日每于傍晚时分徜徉于街头，看别人对弈。久而久之，竟成为一个观弈迷。有一次，他看红方简直处于被动状态，眼看就要全盘皆输，可当事人不慌不忙，经过静心思考，毅然走了一步“拐子马”。谁料



刊头设计 范红江 本版编辑 叶广岑

想，就是这么一步棋，一下子使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境地，迅速向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转化。本来，他是看别人下棋以消己愁的。可是，这一步“拐子马”，却像一根神奇箭，射中了他愁肠之“的”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回到厂中，决定把县委书记那位不遵守劳动纪律而屡教不改的儿子除名。这么来，全厂震动，改革形势豁然开朗，一步一步导入顺境。后来，有人问他，何以使厂子起死回生。他颇为诙谐地说：一步之得，赢了全局，这全靠我看人家下棋所得。观弈，竟有此等奇效，乃观弈者始料所不及也。

(小说)

风景

沐秦

初秋的傍晚，天气还很炎热。甄朴仁厂长推开饭碗酒盏，顺便从座旁别人送来的一筐雪梨中拿出一个，削了皮，咔嚓一口，梨汁溅了一下巴。甄厂长身居三室一厅，明窗净几，四壁生辉，但酒后的燥热，使他觉得这天地还是小了点。肥胖的身子蹒跚到阳台上，一丝初秋的风吹来，他感到无比惬意。

登楼不能临远，鸟瞰楼下倒能弥补缺憾。在甄厂长住的这座五层楼前面，是排陈旧的小平房。不要瞧不起这些小平房，论房龄也与工厂同龄，也算老资格了。陋室里，风吹掉土，白日点灯，入夜鼠走。每家每户门前鳞次栉比地搭起二三百平方米的小厨房。这样一来，两排平房之间就象一条窄窄的小巷，你来我往，必须“礼让三先”才行。小巷的路，是东一块西一块的碎砖铺成，雨天，人们踏着这些斑驳的砖块弹弓似地跳入家中，

(散文)

光棍楼

邓清华

古城晚上，万家灯火，都被那粉红、墨绿、天蓝、雪白和印着各种美丽图案的窗帘所遮掩。唯一幢楼却奇特，所有窗口竟没有挂一绉儿布絮。站在楼下远些地方，能看到里面晃动的人影，能听到粗犷的喊声和野调无腔的戏文。

此楼为何这般模样？问知底人，便知是单身楼，单身汉却戏谑为“光棍楼”。

白天，全楼十分寂静，偶然有探亲来的少妇悄无声息地下楼，上来时手里端着换回的面条，篮子里盛着鱼儿猪肉蔬菜。

太阳从大楼的东边移到大楼的西边，六点了，楼里渐渐有了人声笑语。跟着楼道里点着了好多煤油炉子，蓝蓝的火焰上架着炒瓢铁锅，“刺溜”、“刺溜”的炒菜声伴着铲子与锅的碰撞，形成一首美妙的乐曲，空气里则弥漫着煤油、柴油、食油和菜肴的混和气味。

快八点了，煤油炉的蓝色火焰才逐渐熄灭。各屋里传出老虎杠子划拳猜令的吆喝声。

饭罢，有些光棍聚在一起，用

扑克牌玩“一二三”“捉王八”，不一会儿，便有人嘴里嚼满纸条，活象戏台上的白须老翁。大多的是闲吹海编，或早早钻进被窝，翻来覆去压得床板“咯吱吱”响。

光棍们正感到业余生活乏味无聊，一般风儿适时吹到这里。于是，“么鸡”、“二饼”、“三、六条”引起了大多数光棍们的兴趣，“稀里哗啦”的洗牌声几乎通宵达旦。

没过几天，光棍楼的楼民在工作中出了一件人身重伤事故。那天早晨光棍刘打完牌昏昏沉沉去上班，错把楼梯当平地，折了一条腿，肋骨断三根。不久，又传出爆炸性新闻：二〇二宿舍的张斌李槐等四人被抓走了。据说是市公安局巡夜，三点多到这里，听楼上牌声响亮，间或还有关于钱的吵嚷，于是敲开了门……

此事震动了书记厂长工会主席，他们三人对光棍汉逐房一一拜访。随后光棍楼的各个窗口却吊上了青竹熊猫图案窗帘，再随后家属楼的煤气管道伸到了光棍楼里，修好了电视机，建了阅览室、乒乓球案子……

工会主席是正处级干部，本省人。从那后他隔三差五来光棍楼住，提起赌案，便面露愧色，这里不该是个被遗忘的角落……

也怪，从那以后到现在，光棍汉们二百几十号人，再没有公安局来找谁。相反，先进生产者模范什么的光棍楼却出了不少。

泉水

(外一首)

敏萍

忧伤的雾霾
紧裹了思恋的沉重
一路唱来
相伴杜鹃声声啼鸣

割舍了幽潭的柔情
淡忘了碧湖的眼睛
蔚蓝色的梦啊
悠悠似八月晴空

走吧，决不回头
即使死在半路
也要化做一片彩云
映在海的心中

郑金山

城 墙

就着如血的秋阳
我翻阅一部线装书
寻找关于历史的注释
和一个幽远如谜的梦

墓地，几条
夹在书中的长春藤
如绿色的闪电
灼亮我迟钝的眼睛

从此，我心中
常常响起隐隐的雷鸣

的，你离开办公室竟敢
砰然一声拉上门，太不象话了，简直是目无纪律目无领导……

甄朴仁厂长想到此，好象还有余怒。但眼前的这一幕夫妻争斗图，又令他哑然而笑：姚巨柱啊姚巨柱，也有人收拾你，活该！

甄朴仁怕楼下的人看见他，不敢久站，缩回屋里去了。



——跟着别人走，不会出问题。 潘文辉

路灯

孙晓杰

已经远去
当这长街
涌起繁华和喧闹
涌起情侣的缠绵
霓虹灯的绚丽
筑路工已经远去
但筑路工的手臂
那招唤平坦大路的
手臂 依旧高举在这里
定格成电杆
手掌上丰厚的茧花
绽放出乳白的光明
为城市祝福

小幽默

无涯(木刻)

叶枝新

